

城市与建筑美学丛书

当代西方建筑新范式研究

赵榕 著



当代西方建筑的多元现象如同一张交叉纠缠的网状地图，其中丰富的设计创造就像无数地图上的标记，它们以无序、多样的方式相互联系。本书所做的工作就是选择这张地图的若干进出口，沿着这些“小径分叉”的路线做一次勘察之旅。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城市与建筑美学丛书

当代西方建筑新范式研究

赵 榕 著

顾 问：罗小未 刘先觉
主 编：万书元
编 委：伍 江 万书元 方 海 庄惟敏
周浩明 赵巍岩 莫天伟 贾倍思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建筑新范式研究/赵榕著.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4

(城市与建筑美学丛书/万书元主编)

ISBN 978-7-5608-4761-0

I. ①当… II. ①赵… III. ①建筑艺术—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TU-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6750号

当代西方建筑新范式研究

赵榕 著

出品人 支文军

策划编辑 方红玫 责任编辑 赵泽毓 责任校对 徐春莲 装帧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324 000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761-0

定 价 3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城市化、老龄化、网络化和全球化已经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网络化、全球化，还有老龄化，并非中国所独有，姑且存而不论。城市化却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严峻的问题。

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3》，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由36.2%提高到了46.6%，年均提高约1.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也由4.6亿增加到6.2亿（2011年为6.65亿），净增1.6亿人^①。据同一份报告预测，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2%左右，城镇人口在“十二五”中期将超过农村人口。

如同过去我们从各种报告中获得的数据一样，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照例受到各方的质疑。但是，无论上述数据准确与否，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城市化道路——国家统计局2008年发表的《新中国60周年系列报告之十：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也证实：从1979年到1991年，全国共新增加城市286个；而到2008年底，全国城市总数已达到655个，比1991年增加176个，增长36.7%。这是非常惊人的发展速度，而且在短期内，中国将走向一条单向发展的城市化道路，而非城市和农村双向对流的所谓城镇化道路。

虽然中国社科院2011年《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报告（蓝皮书）》发出了推动双向的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呼吁，但是，如果不从体制上系统地进行整体的社会改革，我们不难预见，不仅这种关于乡村人走进城市和城市人重返乡镇的所谓城乡一体化的设想会变成一厢情愿的空想，而且，所有那些更多地更快地发展乡镇和小城市的规划也会暗藏危机。

理由很简单。中国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金融、医疗、卫生、体育、保健、娱乐、休闲、通讯、交通，所有的一切，和整个宏观政治一样，完全是一种金字塔结构：城市越大，它的整体资源配置水准就越高。正因为此，

^① 魏后凯说，“假如考虑到三个方面因素，大量农业人口的存在，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的大量农民工，城镇化率至少要降低10个百分点左右。”——2010年7月30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目前的情况下，基本上是农村人向往小城市或中城市（很少是乡镇），小城市和中城市则向往大城市，大城市则向往北京、上海或广州；相应的，则是乡镇拼命想要变成小城市，小城市想变成中城市，中城市要变成大城市，而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呢，则拼命想把自己塑造成像纽约或伦敦那样的国际大都市。^①其结果完全有可能像中国高等教育一样：所有的成人（高中后）教育类学校都千方百计地要变成本科院校，所有的本科院校都千方百计地要获得博士学位授予点。虽然几乎人人都知道国家教育必须形成一个层次丰富、系统完备的生态系统，但是实际上，处于中低位的学校没有一家安于现状，没有一家愿意扮演整个教育生态链中的那个虽然较为低端却同样十分必要的角色。

中国城市体系的这种金字塔结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得到改变，中国城市发展单向的集中化和趋大性，也不可能出现大的改变。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城市的发展，在规模和速率上，将维持在一种大开大合和高速运转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对城市美学、建筑美学、城市文化学、城市社会学乃至城市文化生态学等领域展开深入的研究，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也许有人会认为，城市美学或建筑美学只是一种形式美学或外观美学，是一种关乎造型、色彩和光线的学问，与城市发展并没有本质的联系。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这显然源于将城市和建筑完全等同于艺术的理念，一种非常古老的观念，当然也是一种极其有害的观念。

无论是作为城市居民，还是作为城市的过客，确实都有权要求一个城市有漂亮的建筑、街区乃至风景，但这不是城市的全部，也不是城市美学的全部。城市或建筑美学不只是一种形式美学或形态学，它同时也是一种功能美学、一种包含了伦理学的生态美学。

一座城市固然要有美丽的天际线，清爽利索的街区、富有特色的建筑和

^① 还有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极端情况：由中国《瞭望东方周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旅游卫视联合主办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活动”结果显示，中国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在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城市建设的大跃进，是农村小学想要变成哈佛的白日梦。

参见 <http://hs.hongdou.gxnews.com.cn/viewthread-5261127.html>.

景色宜人的公园，同时，它也需要有流畅的交通体系、高效的公共服务、安全的生活环境，需要有城市特有的秩序、节奏、情调和文化精神，需要有一种人与城市环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融共生的生态精神。

城市的建筑，不能光有漂亮光鲜的外观，尤其是不能有旁若无“物”的自高自大，它应该作为城市建筑的一部分。在城市这部交响曲中，和着整体的节奏清晰地奏出自己应有的乐音，而不是任性地突出自我，超出群体和环境。建筑是城市中的建筑、街区中的建筑、场所中的建筑、历史中的建筑、承载着时代的文化境遇的建筑。但是，在实践中，却不断地有人将它从场所、环境乃至城市中剥离出来。那种状元式地打造世界最高或亚洲最高的冲动，就是最好的例证。

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存在健康的城市美学，可以从一些细小的设计中见出：城市管理者是否像重视大广场或大剧院的设计一样地重视盲道和残疾人道的设计？是否像关注 CBD 周围的细微末节一样关注保障房社区的生活配套？是否像关注城市 GDP 一样地关注城市的生态与环保问题？……

城市不只是观光客照相机镜头中的风景，它首先应该是市民的家园。这就意味着，城市的内涵建设与城市的景观学以及修辞学处于同等地位。我们不能只盯住几个标志性大项目的建设，还应关注那些被高楼大厦遮挡了的贫民区的改造。城市本来就是生活的容器，是我们当下的境遇，对作为居民的我们来说，城市远不只是风景。

当代中国城市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发展城市的个性，如何避免同质化趋向的问题。它和中国城市难以遏制的、几乎是周期性的政绩冲动一样，是城市建设和发展难以摆脱的困局。我们经常见到一种极富讽刺意味的悖论：专家们一方面和我们一样义愤填膺地抱怨，今天的中国城市千城一面，毫无特色可言，一方面却循例绘出一个个充满同质化的城市规划图。

我们的城市亟需摆脱这样的尴尬。而摆脱这种尴尬和困局，需要有大的视野，大的气魄。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说，“人们希望（大都市）有一种宇宙性，不需要大都市性……需要组建大都市的巨大记忆所允许的一切可能世界。”^①我想，这种宇宙性，应该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一种大气，一种城市应有的大气魄、大胸襟，与城市建筑之大或之高、人口之多、面积之广没有任何关系。

^①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第 217 页，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当下，我组织编写这套《城市与建筑美学丛书》，旨在让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城市，了解我们的建筑，以及其间的文化价值关系。所有的人都居住在建筑里，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中，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与城市文化和建筑美学相关的问题，如果这套书包含了些许满足读者需要的答案，那我就可以放心地说吾愿足矣了。

万书元

2011年5月1日

序 言

要对当代西方建筑现象的复杂状况进行全面总结是很困难的事，当代的多元化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时期，建筑处于无序的状态，摇摆在个人主义与规则、传统与创新、技术控制论与技术恐惧症、城市中心的向心论与离散论的两极之间。”^[1]建筑历史本身是一个平滑连续的变化过程，本书借助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2]将有助于讨论的展开。范式是一种关于价值、理论和方法论假定的格局，其中包含理论所要求的世界观。库恩认为科学史中存在范式的革命，它们由全新的假设、理论和研究方式所引发，从而使那些占支配地位的主张陷入危机之中，最终瓦解并发生转变。而在新范式取代旧范式之前，旧范式会一直存在，新范式一旦占据支配地位，其本身又面临新的挑战，因此，科学理论的设定总是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库恩的范式被扩展到社会理论和艺术领域，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建筑领域。

后现代理论家认为，当代西方社会以其新的技术、新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转型，已经形成新的社会形态、文化和技术格局，即后现代社会。如果把研究放置到后现代转向的语境下，我们可以认为当代西方建筑在理论和方法上已经发生一些本质性转变，这些转变是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之上，它引发了建筑学科内的爆炸，爆炸产生了碎片化的景象，其间闪耀着新思想和新物质，这正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多元化图景。本书着重阐述那些在观念、目标和方法上发生范式变化的当代建筑现象，这些范式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现代建筑在美学和形式上的纯粹性、均质性和匿名性的批判。以追求异质性、地域特征、身份认同、文化意义为目标，这一批判态度反映在极为宽泛的建筑实践中，从有共同理论与方法的各种主义、秉承地区性建造传统的学派到个性鲜明的建筑师，以及近年来依托数字技术探索新形态的先锋建筑师们，其姿态或激进、或温和、或戏谑、或严肃，他们与现代建筑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在建筑形态表征和设计手法上更为迥异。

其二是对现代建筑功能主义的批判。一部分建筑师开始探索建筑自主性的可能，尤其转向建筑形式内部寻求建筑发展的动力，如罗西、埃森曼等人；另一部分建筑师反对功能主义的静态特征以及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他

们把目光投向后资本主义流变的现实，试图更为系统地应对现实的复杂性，如库哈斯、屈米等人。

其三是建筑装饰的复兴和建筑表皮的热潮，这一动向肇始于文丘里、罗西等人对传统立面的图像和意义表达的复归，也与密斯的玻璃摩天楼、富勒的短线穹隆结构表皮等关联。前者重提了装饰与立面再现的问题，后者从技术和建造的角度为当代提供了范例。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以“瑞士学派”为代表的一些建筑师不再把建筑表皮看成是意义再现和技术象征的场所，他们同样重视技术、构造和图像、装饰的运用，但这些都只是一种“质料”，为表皮的最终效果服务，在观念和手法上与极少主义、波普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当代媒体社会的变化，他们的观点是对现代建筑的空间本质论的一种补充性反思。

这三个方面中，前两者是当代西方建筑转变的核心问题，第三者是前两者在表皮问题上的延伸。这三个问题也不是孤立的，实际上，许多建筑师的设计会同时思考这三者。

本书试图以设计目标或方法上的共同点为分类依据，将一些建筑现象归结到若干个研究主题中。这些建筑作品在形式的具体表征上并不一定相似，但在方法论或目标上享有共同的理论支持。研究是从不同视角和切面展开的，研究主题的分类不是在同一层面进行，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交叉性，无疑冒着不够清晰的风险。但作者以为这种写作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它避免将某个建筑风格或建筑师的作品作为孤立的现象来研究，而能在共同的主题下作出比较性、联系性的研究。这种比较既有共时性的层面，也有历时性的层面。如受结构主义影响的三组建筑流派基本上活跃在同一时期，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交流和影响；而对异质性策略的研究展现了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到最新的变形建筑实践之间的系谱。

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关于当代建筑发生转型的总体描绘。总的来看，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当代西方建筑所依赖的物质环境和技术条件发生了变化，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和思维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文化具有强大的支配性和流行性，它铺垫了当代西方建筑的基本语境，建筑形式的发展必然受到整体文化氛围和心态的影响。如果以现代建筑为参照系，以抽象性、均质性、匿名性和功能主义为现代建筑的基本特征。围绕这些特征，当代西方建筑形式发生了以下一些主要的变化和趋势：①将现代建筑的进步观和技术倾向推向极端，这里有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

各种技术幻想，以阿基格拉姆小组和新陈代谢派为代表；第二条路线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部分吸收了前者的技术设想，并发展出一些具有新机器美学特征的形式语言，这一倾向常常被称为高技派。②反对现代主义的线性进化论和历史断裂，当代历史复兴的潮流中也有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道路以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为代表的折衷主义道路；另一条是以意大利为中心、以类型学为策略的欧洲新理性主义建筑。③与前两者的两极分化不同，更广泛的是存在对现代建筑既批判又继承的中间状态。其中，“新先锋派”或“新现代”继承了现代建筑的先锋姿态，并力拓新的形式语言；而“抵抗的地域主义”以一种后锋姿态试图调和现代建筑与地域文化的冲突。

第二章是关于当代西方建筑形式的核心特征，也就是对差异性、异质性的诉求。本章分别考察了“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拼贴实践”、“屈米、库哈斯、埃森曼的叠置操作”和新一代建筑师提出的“平滑变形”的理论性实践。这三者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异质性策略，并且反映了在不同阶段建筑师们对异质性问题的不同思考。

第三章探讨了当代建筑的自律性问题，选取了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埃森曼和荷兰结构主义建筑，其共同点是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思想，将形式的出发点诉诸某种具有永恒性的、本质性的“原型”，依托类型或者内在组织结构，通过生成、转换、推演发展形式，这一策略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理性主义色彩。

第四章选择了两位有着广泛影响的建筑师——屈米和库哈斯，他们有着相似之处：以计划（program）创新为突破口、以大都市为背景，正视高度复杂的人类活动，美学上反对怀旧的历史主义形式。他们通过重新思考现实和功能问题，提出以计划、事件、运动等代替现代主义静态的功能划分，发展出一些新型的空间模式。

第五章总结反映当代西方建筑在建筑表皮问题上所持的三种立场：再现、技术修辞和非再现，并着重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表皮热潮，这股新趋势逐步将表皮当作一个独立的自律性艺术对象。

第六章着重讨论了近十年来出现一些依托数字技术的新变形倾向，它从解构主义的阵营中发展而来，其理论和形式的源泉来自拓扑数学等非欧几何以及其他一些复杂性科学，同时与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有关，论文将这些新现象称之为“拓扑化建筑”。

本书试图探询当代西方建筑的主要转型，并阐述一些重要的概念、争论

和问题。在立场上，笔者秉持着一种审慎的观察和学习的中立态度，本书无意偏袒或赞美这些“后现代转型”，而是认为当前的西方建筑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前者的价值还远未被认识，后者的新主张也有待检验。

注释：

① Tzonis and Lefaivre. *Why Critical Regionalism Today?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ew York. 1996. P2.

② 库恩在其科学史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用以表示范例、模式、模型，后来扩大到包括范例在内的重大科学成就和表示某一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持有的一整套假定和规定。

目 录

总序

序言

1	第一章 转向：后现代社会的西方建筑图景
3	第一节 多元图景
3	一、技术主义的梦幻与现实
5	二、历史主义的戏谑与正剧
7	三、先锋与后锋的抵抗与拓展
16	第二节 新观念之于新建筑
<hr/>	
22	第二章 异质性：拼贴、叠置、平滑变形
25	第一节 后现代建筑的拼贴实践
25	一、阿德良离宫的启示
28	二、历史主题的折中与戏仿：斯图加特美术馆的拼贴模式
30	三、历史符号的装饰化：“绘画式拼贴”
33	第二节 叠置：建筑“蒙太奇”
33	一、拉维莱特公园的叠置操作
37	二、埃森曼的文本叠置
40	第三节 平滑变形：差异而连续
41	一、平滑的哲学概念
42	二、平滑变形
43	三、格雷格·林恩的泡状理论和胚胎住宅
<hr/>	
52	第三章 生成与转换：第三种类型学、卡纸板住宅与句法学、荷兰结构主义
53	第一节 第三种类型学：新理性主义的理论与实实践
53	一、建筑类型概念的沿革
55	二、第三种类型学

58	三、新理性主义的方法与实践
69	四、类型学的发展
72	第二节 埃森曼的卡纸板住宅与句法学
73	一、深层结构与转换规则
75	二、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
77	第三节 荷兰结构主义建筑
77	一、范·埃克与“迷宫似的清晰性”
79	二、H·赫兹伯格与“喀什巴主义”

89	第四章 超现实的现实主义：从功能到计划
91	第一节 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聚合器”： ——库 HAS 建筑作品的空间模式
92	一、流和运动的空间
94	二、缺席的空间
96	三、场域的空间
98	四、大建筑：空间的复合
101	五、隐含的形式美
103	第二节 “事件—空间”：屈米的设计策略及其实践
104	一、事件—空间
107	二、计划与疏离化
110	三、中间者：拉弗兰颂国家当代艺术中心

119	第五章 表皮：再现、技术修辞、非再现
121	第一节 立面再现的复兴
123	第二节 表皮的技术修辞
124	一、分离与整合
126	二、结构化表皮
131	第三节 非再现：自律的表皮
134	一、构造的极端重复
137	二、电子复制的图像
140	三、轻盈与短暂

149	第六章 拓扑变形：数字技术背景的新形态
150	第一节 拓扑化建筑的趋势
152	第二节 拓扑变形的策略
153	一、弱形式
158	二、“折叠”建筑
160	三、地形建筑
170	四、拓扑图解建筑
171	五、动画建筑
174	六、液态建筑

182 结语

188 参考文献

第一章 转向：后现代社会的西方建筑图景

本书所研究的“当代西方建筑”的时间范围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20世纪末，这不是一个严格的断代划分，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会根据建筑发展的脉络前后延伸。当代西方建筑的多元化局面产生的原因既有学科自身的机制，更与当代西方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显然，当代建筑的发展与当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后现代转向在时间上相当契合。1966年，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通常被认为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肇始，同年，罗西的《城市建筑》意大利版问世，这两本著作从理论上对现代建筑提出批判，可以看作当代西方建筑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两年以后，1968年的法国巴黎“五月革命”是当代西方社会、政治、文化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成为这个“后”时代的象征性发端。

许多西方理论家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和科学技术的革新，西方社会进入新的“后现代社会”，也可以称为后工业社会^①、信息社会、媒体社会、消费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形态上多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社会在科学、文化、教育、资本主义生产等诸多领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了人类历史的一次断裂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理论界常以“后现代性”来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一历史时期，以示与启蒙主义造就的现代社会之“现代性”的区分。

对于这种断裂观，并非所有的理论家都予以认可。实际上，术语“后现代”（post-modern）之“后”（post）的含义具有双关性，体现了对待“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在一种意义上，“后”意味着一种“非”，即要与所有现代性的理论、文化、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另一种意义上，“后现代”可以理解为一种“超级现代”（hyper-modern），它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张新面孔或一种新发展。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都强调后现代时期与现代性的断裂性变化和非连续性；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哈维（David Harvey）等人则持有第二种观点，考虑两者之间的连续与非连续的辩证关系，认为后现代是资本主义在更高阶段的发展。另外，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

“现代性”的维护者，他认为尽管现代性出现了危机，但并没有穷途末路，而是一项有待完成的“未竟的”事业，他将这些对现代性持否定态度的观点称为“保守主义”。

不论理论家们对当代西方社会如何界定，诸多社会现象表明了这种“后”时代已经到了，其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广泛地影响着技术、社会生产和流通体系的结构、人们生活和思维的模式以及文化艺术。撇开各种理论之争，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社会发生的一些关键性转变构成了当代西方建筑发展的物质和思想背景。

(1)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支柱的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正在建筑领域引发转变：大规模、标准化、湿重技术为主的建筑生产逐渐被更为灵活、个性化、精密化、定制化、高装配的生产方式取代；信息化、智能化的趋势使得建筑的交互能力也即说设备和控制系统变得越来越重要；计算机技术的介入不仅改变建筑设计的方式和效率，也正在革新建筑设计的思维。

(2)当代西方文化对差异性、多元性的推崇，拒绝总体性和普遍性的宏大叙事。现代建筑试图以形式革新和建筑空间的转变来改变社会生活的宏伟目标已经破灭，现代建筑的一些教条和审美准则被颠覆。“大叙事”瓦解，“语言游戏”泛滥，这就是近四十年来西方建筑中主义、流派层出不穷的背景状况。

(3)当代西方的主流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图像文化、媒体文化，借助超强的电子复制技术，各种视听形象充斥人们的生活，其实质是美学上的大众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精英姿态相对，大众化的趋势把艺术更进一步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体制之中。建筑也被理解为一种时尚或信息，这构成了表皮热潮的文化心态背景。

(4)20世纪70年代前后，西方各发达国家提出了内城复苏的建设方案，制订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居民重返市中心，如80年代开始的美国中产阶级向城市的回流、90年代的柏林重建等。这种城市复兴运动与当代资本运作模式密切相关，高度集中、投机性强的金融资本返回到大城市，在城市的剩余空间寻找发展的机会，加剧了大都市的密集和扩张。这一现象催生了一些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建筑新类型，它们是集合了多种功能的、城市特性的建筑，如大型购物中心、大型旅馆会议中心。这些新类型远远超出了现代主义的功能分类，它要求新的空间手段和设计策略。

第一节 多元图景

1960年前后，对现代建筑的微辞已在建筑界内外响起。1956年，CIAM（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rchitecture Moderne，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会议上新老两代建筑师决裂，1961年，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都批评了对现代主义的功能分区原则，反对将城市空间服从于一些机械的社会目标从而忽视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20世纪60年代后期，批判的领域延伸到建筑美学和形式领域，批判者将矛头直指现代主义风格的纯粹性、精英主义、技术至上以及通过建筑设计来产生新社会的乌托邦政治设想。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建筑进入对现代主义进行全面反思和革新的年代，但如何对待现代建筑开创的价值观和形式遗产，差异是巨大的：一批建筑师和理论家批驳“国际风格”的无差异、反历史和反意义，其中一部分以折中、游戏的姿态从历史中选取片断来组装新建筑，另一部分则以对历史的严肃思考试图联系现代建筑之前的历史城市和建筑传统；另一些建筑师并不认同前者的保守倾向，他们继承了现代建筑抽象纯粹的建筑形式，并以激进的姿态前行。现代技术的捍卫者相信现代主义建筑包含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坚持技术在建筑中的主导地位、理性逻辑和美学表现；还有一些建筑师警惕地抵抗全球化的技术和商业文化的侵蚀，他们没有全面拒斥现代建筑的形式成就，而是从更为广义的地理、乡土、环境等多层面来思考建筑，以独特的个人眼光有选择地吸纳并与地域因素相结合。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计算机技术开始深入到建筑学科中，新锐建筑师们不仅仅将数字技术当作辅助手段，而且直接借助数字技术进行形式生成，这些新变化已初露端倪。

一、技术主义的梦幻与现实

技术的运用和创新一直是现代建筑的主题之一，现代建筑所倡导的“机器美学”以现代技术为建筑形式美的标尺。新技术既然是时代的象征，“机器美学”的标准自然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迅速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建筑技术和生产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层、空间结构的迅速发展，高强、轻质、复合的新材料不断发明，施工程序更加专业化、装备化和精密